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对我的深远影响

草明文集

第二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46年1月我到了延安，像到了解放区一样，没有国民党特务追踪，没有审查我们的文章；我可以高唱革命歌曲，描写延安人民的生话，可以反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我打心里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延安的一切，为此我感到自由美满的生活和工作。延安的小米饭是香的，延安的窑洞是温暖的，人民普遍怀着对解放区的热爱。1946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大家汇集一堂，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也来参加，和大会热烈握手。

草 明 文 集

(第二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光明日报出版社

草明文集

臧克家



光明日报出版社

草明：我費了一天半的工夫，把你的「原動力」讀完了。
你這是很成功的作品，不僅富有教育的意思，而且
很美，我向你表示慶賀和謝意。「會說」就不能
增「德」，就勝「德」江山。我們要從不斷的創造中獲
得中身孔第一。這些精粹的警語，深刻地打動了
我。而你的全部作品就是這些教訓具象化了，而
化得那麼自然圓熟。我知道你是費了很大的苦
心來的。我們拿筆桿的人，總是不擅場，素不

又這第一部(三)字亦如成功。

六

華明先生：非常抱歉，直到今天才給你寫回信。三天前，我們參觀了鐵甲工廠，當日還見過，誰知道沒有。這幾天都有參觀及開會，——這些都是不列單早給送回信的原因，請原諒。

原動力^好拜讀過了。寫得很好。特別因為現在還很少描寫工業及工人生活的作品，所以值得珍視。

這封信說得那麼親切，我想我不應該和你繞圈子說空套。我說：原動力是關於這方面的第一部中篇作品，編規模和氣魄它還不及“門戶”，然而這書今天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作品。

東北行政委員會招待處箋

厚功力在政治上把握得正確，那是一眼就看得見的。
其次，決定寫的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
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不夠的話，那是關於描寫
的技術方面，例如開頭一章關於老孫頭的過去歷史
之敘述及後面同樣的一章關於某人家人的介紹，稍
嫌囉嗦，而有些人物如王永順的老婆及公司在學校長
阮純寫到了却又寫得太少，似乎寫以二人不過為了王永順
立得有老婆而公司也立得有秘書之流，……像這樣的小
毛病，在無關緊要，而且總要我這意見，所以也就說，
說，聊供參考而已。

這封信之前送到這裏為止。但這稿一封草率的
信件也還是打斷了兩次這才繼續寫成的。

明天我們要到別處去參觀。要走到幾處地方，
時間滿，我也不知道。大概總在一星期以內罷？
希望那時有機會我們再談談。此上 叩

月 26

雁 上

九月二日
一九四九年

此信以問候

一九四九年

书名题字 臧克家

责任编辑 蔡 毅 安 然

装帧设计 安 然

目 录

绝地.....	(543)
原动力.....	(597)
第一章 冲不净的仇恨.....	(597)
第二章 和冰的斗争.....	(609)
第三章 来客.....	(618)
第四章 陈主任.....	(626)
第五章 满湖是非.....	(637)
第六章 燃烧.....	(649)
第七章 动员大会.....	(659)
第八章 老孙头在屯子里.....	(665)
第九章 庆祝胜利.....	(674)
第十章 英雄受奖.....	(689)
小加的经力.....	(695)
第一部	
爷爷和奶奶.....	(696)
奇怪的客人.....	(705)
死别生离.....	(709)
如此学校.....	(717)
修筑天堂的小孩受罚.....	(722)
细妹的死.....	(726)

爷爷回来了.....	(731)
人间地狱.....	(735)
第二部	
我看见了太阳.....	(743)
在列车上.....	(753)
妈妈.....	(757)
同学们.....	(765)
冤屈.....	(773)
宁老师和蔡伯伯.....	(783)
我们的愿望.....	(797)
插页	
郭沫若对《原动力》的评论	
茅盾对《原动力》的评论	

绝 地

——又名：绝处逢生

暮色浸在珠江里，被江水吞掉了；江面饱腻地吐出一片星点样的闪烁不定的浑黄的光辉——它的脸色慢慢地沉郁起来，并且用不怎爽朗的声调，低低告诉人们：这一天又要完了。

长堤沿岸，过往的人们似乎在加快步伐；流线型小汽车载着它们的主人，没命地叫喊着前进，那声音是毫不经心的，与其说这是为了交通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它傲慢地下命令叫行人躲避它。氖气灯高悬空际，使那些豪华的建筑物的轮廓明显起来——远远，人们懂得了那些正在急于用种种诱惑的特色吸引它们的顾客的商店、旅馆、饮食馆、娱乐场所的企图了。

长堤和它的对岸，河南颂圣后街一带，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好象有一个性急的瘟神，从长堤一脚跨过珠江，便撒下一道坚厚的帐壁，致使这些相距很近的地方变成两种悬殊的地域。

那隔绝繁华器闹的颂圣街一带，有的是黑暗和混乱，居民们象惯于生活在某种模型里，他们连想也很少想到那和他们日常生活很少联系的只距离一条江水的另一天地。

紫红色的晚霞，象一只红色的染缸倒泻了，西方天空染成了一角红艳的颜色，天，美丽而柔和起来了。

华兴制胶厂用红砖砌成的一座矮而宽阔的建筑物，象一个吃醉了酒的矮胖子，挺起肚子站立在颂圣后街旁，狭窄的街道就象他

的两条臂膊似地左右张开；前面斜斜对着一块宽阔的空地（人们喊它做烂塌地的）。空地上除了东边一匹脱毛老狗似地蹲着的那一座矮小而不整齐的开粥摊的草棚之外，其余有的便是野生的矮草、大块石头、垃圾堆、苍蝇和蚂蚁。这座草棚经常吸引着许多穿蓝色工服的人物。正午，工厂的汽笛响过了，工人们便一拥上前，混乱而嘈杂地围着粥摊和那些临时饮食担，各吃自己的午餐。他们身体上象装了弹簧，臂膊挥动着、跳蹦着，无目的地调笑、相打、纠缠着——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快乐，而是在发泄什么。

那一天，晚饭吃过，在工厂附近居住的一些工人，钻出了自己的洞穴似的住处，聚集到这块不干净的烂塌地上来。

这时候——每天的黄昏，是他们一天里唯一享乐的时光。他们并不打算进行有目的的玩乐，只是随意玩玩、闹闹，和随便谈谈什么；肢体得到休息，在他们仿佛就满意了。

一块两尺多宽的黄石上面，坐着七、八个粗犷的人物，他们环坐着彼此背擦着背，头靠着头，仰望着天空，仿佛他们正在水面上划游。可是笼罩着他们的，是鲜丽的天空而不是柔软的水……

“那是一只停泊白鹅潭的英国军舰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指着那一条延长而凹凸不平的紫黑色的云带说着，“船头那儿不是竖着一面红毛鬼的旗子么？看见吧？”

立刻，他们开始争论起来了，有些说象条大鱼，有些说是华兴厂的商标——火车。

浑名“寡佬”的刘必胜，颇长的红面汉子，突然站起来，张开两手伸个懒腰说：

“依我说，那，那正是牛郎跟织女搂着，难舍难分的时候呀。”

没有等待众人哄笑，他便撇开大家，象和谁都不相干地跑到工厂门口，斜斜地横躺了下来。开头，他静悄悄地在倾听靠红墙的那边的同伴们谈鬼，但一会，便觉得没有兴味，后来竟低低地唱起自己的歌来——那是他自己编的，每天在熔胶机旁工作时他爱

一句一句缓缓地唱：

有谁拉住我的衫披呀？

——树胶臭。

在这地狱里呀，

——一年到头；

到如今：

 肺眼给塞住了，

 眼睛昏黑了，

我的老相好呀，

 你快来按按我的心口。

 快来吧，

我要对你说明白：

 我曾经怎样同人家打鬥；

只要这个世界是公平一点，

你一定不会错怪了呀，

你的好朋友。

他睡的姿态，除了左手还在忍耐着做他的枕头之外，其他各部分，都放任地伸张着，仿佛他不愿意再花一点气力来支使它们了。歌声象是从一个坏了的二胡流出来，音调低沉而涩滞，别人听了，脑筋会好久不能恢复原有的爽快。

突然，象起了一阵旋风似的，地痞霸王耀拖着六岁的小孩子李细牛，象提一只麻布袋一样跑到众人面前，嘴里不住地嚷叫些什么。

细牛是卖粥棚真嫂的独一儿子，每天，在华兴制胶厂放工的时候，他就和一班工人厮混着，常用小孩子做得到的狡诈、乖巧作弄着大人们；为了减少自己的寂寞，他在工人们身上寻开心，就恰恰等于大人们爱为难他一样；只是在母亲督促和不含恶意

的喝骂的时候，他才装着大人的脸孔，帮她收拾碗盘，扮成很能干的样子。

象约好了似的，工人们看见细牛被霸王耀捉住了，便敏捷地把他们两个围绕起来。坐在石头上的年轻小伙子抱细牛起来，按倒在那块黄石头上，然后眨着得意的眼睛望住大家，预示着就要出现一个更好玩的玩意儿。在红墙脚下蹲着谈鬼的那班工人，被他们的哄闹扰乱了，索性也参加到他们这一群，并且乱纷纷地提出许多玩法来；只是寡佬刘必胜还在安静地躺在厂门口，似乎沉迷在自己的歌唱里。

一个粗壮的角色，先反扭着细牛的双手，把他身上的过长的女人衣服复上来，蒙着他的脸部，自己却叫着征求别人的意思：

“喂，玩捕鸡晕（把瘟鸡的眼用布蒙起来给它治病——以人当鸡的一种游戏）好不好？捕鸡晕呀。”

地痞，那又瘦又长，不适当的笑貌常引起别人的厌恶的家伙，一只螳螂似的跳着向孩子示意说：

“说呀，你到底有几个爸爸呢？你用手指头数数看吧，一共有几个？你说了他们就会放你的。”似乎觉得自己在玩闹中立了功，得意地望着众人一笑，然后又躲在人丛后面，装着禾雀的尖嗓叫着。

没有好久，挣扎着的细牛，扮了几套把戏之后，人们似乎满足了。把他围住的那个坚固的圈子开始移动，粗野的男人——嚣闹的声浪随住逃跑的细牛，一直向东角草棚那儿拥过去。

孩子用他那比全身各部分特别发达的坚实的脑袋在人圈里头撞来撞去，小眼睛过分机警地左右闪动在寻找逃出重围的空隙，补缴了许多回的累赘的夹衣，盖过他的手腕和膝部，使他越显得矮小和不灵活。

“你们这班野牛，你们这班黄瘟！明天我爸爸带着大兵杀到颂圣街来，我叫他先斩了你们的头！”越接近草棚，他的声音就越叫得响亮、尖锐，有意使草棚里的母亲听见。

“真嫂，真嫂……”

人们朝草棚叫着，七嘴八舌乱嚷着，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求什么，可是没有一个人跑进草棚面里，只围着细牛玩弄，把小孩逗的象快要发疯了似的。

草棚里走出来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妇人，她的头发和衣服零乱污脏，象一辈子都没有工夫整理似的；下巴宽阔，较平常人突出；永远都在微笑的嘴巴安适地躲在鼻孔底下和朝天的下巴中间；两个眼睛老是幼稚而愉快地眨着——在那儿找不到一点卑怯和畏缩，左眼梢有一个小小的疤痕，使她笑起来的时候增加了几分略带强悍的媚态。

她捧住一笕箕红豆，疲倦地靠粗竹竿架成的矮门框站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才懒懒地说：

“什么事情呵，人家在拣红豆预备明天煮粥给你们吃的。”

“还有谁买你的粥吃呢？你那位太子就要杀掉大家了——”谁在怨怼地笑着说。

“真嫂，你说你的大牛不打穷人，只打恶人，但你看细牛居然看上了我们，要他的老子杀我们哪……”另一个气喘地嚷起来。

真嫂撂下笕箕，做了一个猫儿跳跃的姿势，伸着脖子跑向前，用脑壳撞进人堆里，样子象是非常生气而且躁急。谁都没有防备，她敏捷地抢走了儿子细牛，窜出人丛，朝屋子里跑了。在门口，她把细牛推到门里去，自己扶住了竹蔑门扇，使骤然停住的倾前的身体不致朝屋里倒，这才面对着男人们气喘地笑起来。

她猛力关上了门，把整个硕壮的身体靠在门扇上，细牛扑上去，她搂着细牛的颈项还在不能停止地痴痴笑着，一直到听见门外那班工人们唱着一些流行的戏曲，越走越远的声音。

“好，我带你看爸爸去。”她粗鲁地搀着儿子跳到靠墙的长桌子前面，拿起一个不知在什么时候涂抹过金粉的七寸高、五寸阔的镜架，但她马上放下了它，低低地骂了自己一声，赶忙点起洋油灯，拖过来一条桥凳，叫儿子坐在上面，自己也坐下来了。

“爸爸现在恐怕胡子也留起来了。”她用袖子在那块缺了左上角的玻璃上揩抹着，一面用嘴唇吹着镜上的灰尘，“他三年多没有回来了。你还记得么牛仔？——那一次他要走的时候，我抱住你亲自去码头送他。你那时很乖，但等船一开，你就吵闹起来向我要爸爸了。我答应过你，什么时候我和你一道上他那儿去的……”

为了使那幅照片清楚点，她把镜框捧近嘴巴，用力呵了一口气，然后再用袖子赶快揩抹着。

这样，一个因为隔了许多年头，而且被低劣的照相技术弄到面目有点模糊的壮年男人注视着她了。那粗而浓的眉毛，闪着不肯轻易让人的光辉的大眼睛，宽阔的嘴巴和颧颊，使真嫂顿时觉得又快活又兴奋。

他——她的第二个丈夫李大牛是个在地方军当兵的，驻防在东江，上级叫他们去打那儿的神话一般的另一支军队。有一个时候他好久没有给她写信了，真嫂曾经隐藏起自己的迷惑忧虑，去听那些对她不利的谣言：有些爱絮嘴的人说李大牛升了排长，并且在兴宁讨了一个女人；有些谣言却完全相反，说他投降给那支爱护穷人的奇怪的军队了；也有干脆地说他已经阵亡了的。

为了这，她常常拖住华兴制胶厂一个熟练工人冯海问道：

“告诉我，人家说东江有土匪，那是怎么样的呢？”或者问：“那儿的女人怎么样？”

冯海是四十多岁的梅县人，眼睛常喜欢凝视一些什么东西，不爱说话，他的聪明躲在冷淡和迟钝的表情里，这使人感觉到他是深深地尝过人世痛苦的一个有他自己的顽固观念的人。他懂得东江一带的人情风俗，也懂得那边的奇怪的军队；但在真嫂面前，他却故意含含糊糊地回答她说：

“到处都有人折磨人，可是人们总不愿受折磨，要反抗，东江人就是大伙抱着一条心去反抗那些恶人，你说那边好不好呢？”